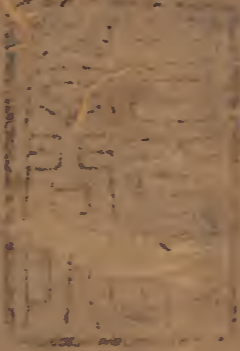


異端辯正

中



|         |        |           |         |
|---------|--------|-----------|---------|
| 庫       | 文      | 閣         | 内       |
| 二九<br>函 |        | 二五〇七<br>號 | 漢書<br>類 |
| 古<br>架  | 三<br>冊 |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2507  |
| 冊數   | 3   | ( 2 ) |
| 函號   | 299 | 70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I: Kodak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異端辯正卷之中

樂平詹陵艮卿

淺草文庫

辯正策文

文者載道之器文不載道乃空言耳諸儒之文排斥異端議論切實非見道真而高明不惑者不能非信道篤而剛正不撓者不敢或正吾之本以勝之或指彼之弊而救之皆載道之文也類分二策以為



衛正道者告云

正本

謂吾道之本領以正邪說也計是非不計利害而利害未嘗不明吾道既明邪說自息此辯斥邪說之法孟子云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是也

原道

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

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

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  
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  
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  
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  
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  
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  
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

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  
德之說，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  
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  
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  
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  
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  
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  
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

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兵甲。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

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

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之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

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  
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  
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  
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  
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  
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  
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  
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

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  
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  
傳之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  
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愚按篇內推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  
之正道以闢佛老布置照應詞嚴義正排  
斥有開闔縱捨文字如繩引珠連使人讀  
之隱然知吾道之可尊凜然陋異端之可  
攘也二氏皆務潔其身清淨其心棄絕倫  
理而不恤故云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  
正中異端之病其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  
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所以去之也其云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所以處之也去之  
者義也處之者仁也仁義其正本之具歟  
然而吾道中之人不知文公闢異端之深  
意而疑之此不可不辯蓋異端以煦煦為  
仁而文公以博愛訓仁正以吾道之大擴  
煦煦小仁之見也學者因程子以愛為情  
之訓遂闕然謂博愛非仁殊不知孔子仁  
者愛人程子以愛主情蓋辨微之極豈孔  
子以愛為仁文公博愛為非仁乎况仁人



心也。情非心之所發，而性非心之所具者乎。愛雖不足以盡仁，亦未害其爲仁也。尹和靖力排學者所議之非者，此也。蓋程門如楊如謝，誤染禪學，割愛之弊，吹毛求鱗，竊附議詆，殆欲爲異端報仇耳。異端貴道德而賤仁義，文公云：道與德爲虛位，是婉轉誘其自悟之辭也。程門議其虛位之不是，殊不知老子貴道德而賤仁義，吾儒即仁義而爲道德，此毫釐疑似之間。文公將

辭而闢之，亦難乎其言矣。故曰：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道德爲虛位。若曰：道德之名一也，而實不同者，以仁義而居之，則道爲君子之道，而德爲吉德也。老子捨仁義而居之，則道爲小人之道，而德乃凶德耳。其說甚工。揚龜山言：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此其說專卑仁義而尊道德，是正溺老氏之學也。蓋道德本非虛位也，而文

公之變化佛老乃有虛位之說佛氏之所  
主在於虛無而我欲納之於道德故莫若  
借彼之虛位名吾之道德彼而有得於道  
德雖名之曰虛位可也況佛老主虛無根  
深抵固豈可昌言排之哉由是觀之文公  
嚴於拒釋老恕於誘釋老崇正黜邪之深  
意夫何疑哉

本論上

歐陽文忠公曰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

惡者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  
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  
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  
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  
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  
使吾民曉然知義理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  
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  
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  
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

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

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鄆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之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

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孔子嘆爲俑者不仁

蓋嘆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愈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恠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夫奸

邪之士見信於人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  
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而至於亂亡而不悟  
今佛之法可謂奸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  
以感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  
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術也救之莫  
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貴育之  
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  
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  
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

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愚按先王之世其人則四民也其教則五  
事五典也其學則庠序校也其田則一井  
一牧也民幼而習之長而安之族閭所學  
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道而異端之說何自而入耶則所  
謂經正民興斯無邪慝此其時也漢唐以  
來民四而六焉教一而三焉庠序校之宮  
與僧道寺觀同時焉井牧之人與六民共

食焉雖禮義以勝之不亦難哉雖然本勝之說其以先王之世厚望於後世乎孟子之闢楊墨必先於正人心董仲舒之黜百家必先於明孔道歐陽公斥佛老必先於修禮義之本以勝之知乎此則可與識本論之旨矣

本論下

歐陽文忠公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

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

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  
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之  
佛之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  
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  
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  
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  
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  
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  
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

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  
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  
以悅其耳目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  
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  
昏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  
食群聚而爲鄉射之禮非獨以防其亂又因  
以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  
養生喪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  
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性情

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

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茲起其後所謂蒐狩昏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



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  
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  
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其隙  
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  
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唱而驅之曰佛是  
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  
有一不感者方艷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  
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  
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

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  
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  
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  
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  
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  
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  
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  
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

眇然柔懦進趨畏怯而聞有事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愚按本勝之說讀之雖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皆藏於裏面而闢之之意亦凜然謹嚴昔李氏性學云退之非佛是論吾道有

來歷浮屠無來歷不過辯邪正而已歐陽公乃謂修其本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屠自息此意高於退之百倍殊不知退之之說是攻佛之法求叔之論乃是勝佛之道而退之所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非修其本以勝之之說乎雖然排斥之法必如本論之旨兼用吾儒所制喪葬之禮以去彼所謂齋醮符籙之爲禁其剃度籍其徭役由是廬其居火其書庶幾全勝之道也

辯釋氏說

朱文公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  
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  
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  
蓋皆此理之流行無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  
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  
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  
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其心之本  
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

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  
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自然之理而  
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  
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以因天  
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  
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  
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兩間而使已  
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  
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

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  
所謂虛無寂滅之地而逃焉然以其立心之  
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  
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  
所見雖自以為至奧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  
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理則反懵然其一  
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  
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  
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至於為說

乃有不舍一法之論為是遁辭以蓋前失然  
亦其秉彛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又以  
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  
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  
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於此然以其有空  
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  
好之矣以其有奧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  
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  
之說而自謂可以不論於罪罟也則天下之

傭奴變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  
爲說所以張皇輝赫振耀千古而爲吾徒者  
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  
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而有聲罪致討之  
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窮其差而詆以爲幻  
見空說而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  
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  
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號加之其於吾徒又  
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

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  
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以爲  
吾黨之咎也

愚按此篇力詆釋氏邪說之失乃從本根  
上闢之卒責世儒不辯其心性本領之差  
而徒攻其末流之弊不教以吾內修自治  
之實而徒恃我中華之重皆正本之意也

辯釋氏觀心說

朱文公曰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

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  
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  
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以反觀乎心  
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主宰乎此心  
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  
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  
校而審其言之繆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  
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  
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果何謂

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  
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辯者也夫謂人心之危  
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  
則一也以正不正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  
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  
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  
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之  
也夫所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  
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

則亡者存舍而不操者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枯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

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乎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

口齟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  
其理虛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  
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辯之君  
子其孰能無惑於斯耶

愚按吾儒以心觀物而物物具見於吾心  
釋氏以物觀心則心為物使物有萬殊是  
心亦為之不一此其所以為異端也此篇  
闢釋氏從本上說搜剔根蠹以正其受病  
之處先儒謂攻佛教之害心朱子盡之矣

於此可見

救弊

謂救邪說之流弊以衛正道也計  
利害不究邪源而邪源未嘗不塞  
疾聲大呼衝鋒破陷而力爭之亦  
足以懾其氣此攻擊邪說之法蓋  
子云能言距楊墨者亦聖人之徒  
是也

論佛骨表



韓文公曰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

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饑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

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

令諸寺迺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奉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

臂齋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  
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  
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  
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假如其身  
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  
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  
出之於境不令感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  
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  
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帛於其國尚令巫祝

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帛今無故取朽  
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  
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  
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  
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  
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  
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  
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  
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愚按或曰孟子闢異端從本上說韓子此  
篇乃從末上說是闢異端手段低愚謂佛  
骨入宮異端倡自朝廷而天下不勝其弊  
故韓子極言利害以開人主之惑且塞其  
流不得不然奚可從本上迂遠以緩其禍  
耶且揚墨害淺孟子姑正其本以勝之佛  
氏害深韓子特指其弊以消之所遇不同  
關係頓殊故耳嗚呼見道真而威福不能  
泥其敢諫之心信道篤而生死不能懾其

剛正之氣故滿朝結舌而文公奮不顧身  
極救敝之言雖未能回憲宗之惑而後世  
人主曉然知事佛無益有害功豈在孟子  
下哉

### 儒辱

孫泰山曰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  
以四郊多壘爲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爲  
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歟夫

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爲哉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揚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於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爲事千萬其端給我生民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爲群紛紛擾擾周乎天

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爲三吁可恠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滅夫婦之義以之爲國則亂矣以之使人則詐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爲心則已若以爲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詈少有所不勝則尚以爲辱矧彼以夷狄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爲辱也大矣噫聖人平生恠亂不平故揚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

佛老盛而韓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爲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則芟夷蘊崇絕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反從而尊之者多得不爲三子之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于茲千餘歲其源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故作儒辱  
愚按聖賢繼作儒道獨尊自漢魏以來二

氏邪說並興儒始辱焉辱於書冊有三教論衡辱於香火有三教塑像辱於祝禱有三教衣冠辱於問答有三教源流辱於流品有三教章綬儒辱可勝言哉嗚呼古之儒不辱而今之儒辱者豈今之儒與古之儒甚不相若哉古之儒不惑今之儒惑也古之異端害淺今之異端害深也世之有志於儒者當就其所以如古不惑之儒去其所以不如古不惑之儒庶儒不終辱以

紓泰山無可奈何之恠嘆也嗚呼儒乎可  
終爲儒辱者乎

恠說

石守道曰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  
謂之恠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  
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恠也夫五嶽  
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  
之竭可恠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  
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

父可恠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  
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  
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恠也夫  
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  
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  
說滿焉可恠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  
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  
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恠也夫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農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  
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  
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  
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  
寺徧滿天下可恠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  
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  
天地之恠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已修  
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

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  
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  
行妖誕幻惑滿天下則反不知其爲恠既不  
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  
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恠也乃啓  
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  
而宗廟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  
教祀夷鬼則反不知恠既不能厭勝之又尊  
異焉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爲



惟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  
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爲恠  
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百餘年矣不  
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恠也如何中國之蠹  
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愚按此篇極言釋老之非反覆恠嘆之且  
憂無聖人以消其恠感慨不既深乎使人  
知此恠之可恠則必群起而攻之而害亦  
遂止奈何我知恠而人不知恠今時之人

知恠而後世之人不知恠異端流弊果何  
時而滅哉雖然異端邪說終不能勝聖王  
正道矣今

聖天子下歸併之令是能知其可恠而去之  
之漸也而儒者之憂其將釋哉

請戒約傳習異端劄子

朱公掞曰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  
乎中三才一貫純粹不雜有聖人作因天敘  
而敦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天命而章五

服因天討而明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  
事咸治聖人爲能以皇極之道彌綸輔相於  
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  
之治後世無加也不幸三代既還王道不振  
黃老雜之於前釋氏亂之於後黃老之術主  
於清淨虛無惑世猶淺唯是釋氏最爲大惑  
人無賢愚皆被驅率高明之士則沉溺於虛  
空中下之材則纏縛於輪迴愚淺之俗則畏  
懼於禍福甚可恠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

者當盡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他求可乎聖  
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  
務知此而他求可乎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  
惟影響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他  
求可乎聖人言行布在方冊明如日星可師  
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之法服師聖人之言  
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胡法古者  
學非而博在所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  
言從胡人之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

不禁之也。學官教多士，以禮儀禮官正朝廷之典禮。若習異端，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別。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恣入寺門，敗壞風俗，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之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法堂，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夫背棄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令責也。臣昨日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

月二十日於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察乞行勅戒，今後使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及學官禮官前日亦曾詣門聽法者，乞正違經棄禮之罪，仍乞今後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所以為陛下力言者，方聖明在御，俊乂滿朝，當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不當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愚按此劄因呂正獻公作相執政時酷好

佛當時士大夫競往參禪寺院中入室升  
堂皆滿號為禪鑽恬不之禁故公按所以  
上疏禁之然此劄只是討幾句來歷來說  
未能排得他倒而大綱亦甚正焉呂東萊  
文鑑亦嘗收之以其事理之正不以文取  
今收之於此其文鑑之意乎嗚呼相臣執  
政輔導君德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為天下之極今於京師首善之地聽士夫  
奔走異端講座之下以累君德以壞民俗

以邪士習以長禪風則焉用彼相矣人其  
人廬其居火其書果誰望耶

斥士人為僧書

楊龜山曰竊念聖人沒遠今數千百年學士  
大夫皆外誘世利鮮克為己者幸吾數人稍  
知自立不復志於俗尚齊驅並逐以相先後  
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剃髮為  
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  
為之嘆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

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  
韓退之今之孫復明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  
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知未足明先王之道  
傳孔孟之學其所不叛於道蓋寡矣况如彼  
何哉是猶一盃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勝也  
宜矣某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  
游朝夕粗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  
亦不爲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  
非道也况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

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親即夫婦而  
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  
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  
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亦遠乎彼其君臣父  
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爲道也不亦隘乎  
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  
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爲足厭苦而求  
免之果足爲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  
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

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  
殉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  
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  
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爲佛之徒  
者，將以爲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爲  
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耶？則與世之行謁公  
門以邀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  
右無一可者而爲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  
而謂賢者可爲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

爲可畏者，此不屑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  
者也。今反若是，則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  
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于世者與  
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仲，非特一  
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  
慎思之。毋以吾言爲不足聽也。子之爲是也，  
內則貽偏親之憂，外則干先王之誅，失朋友  
之望，宜速反之。無緩臨紙，不盡所懷。姑布此  
左右亮之。

思仲或  
仲思

愚按請陸思仲智明志剛爲朋游中可畏而進於道者是必高明之士也而高明之士不徒崇信釋氏而且爲釋氏之奴隸則其爲害亦已深矣况剃髮爲僧棄父母夫婦而滅絕倫理其害正甚矣以士人爲之其道又何如哉嗚呼凡近者鞭策猶可進於道而至於高明之士一流於虛空則無復返還之期不知思仲得書感動逃佛歸儒何如哉或曰正己而後正人也龜山之

言正矣以已陷溺於異端尚能正思仲之異端乎曰所謂陷溺者非謂從事乎佛氏之教特其早年識見過乎中庸故其說儒者之道往往淪於虛空暗與釋氏之言有契而不自覺耳固未嘗不宗孔孟崇仁義也亦未嘗不斥釋老詆空寂也豈思仲落髮爲僧甘狂夫風漢之爲者可以槩論哉此書皆法語之言思仲能無從乎是未可以是以病龜山之正論也

攻異端

張無垢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使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在上則道德著見人所師法異端無復有也世衰道微無所赴愬天下之士各以所見窺測聖真自尊其說以教於天下該之以聖人之道則旁辟曲私之說也使其說行則亂人正性拂人本情士有志於道德者所以深排而力攻之也然堯舜禹湯文武既沒世無聖師人自以所見傳授弟子隨

處而有異端黨同門妬道真使吾攻其說則我以我之說彼以彼之說相排相毀私心既生忿怒既至朋黨角立必至於快意而後已禍其可勝言哉孔子之意以謂使吾得志則以吾所學事君不得志則以吾所學教人吾之學行則彼所謂異端者不攻而自破矣又安用紛紛然與之較長短勝負哉或曰誠如孔子之說則孟子闢楊墨豈犯聖人之戒乎曰異端行於下則不必力攻以取其怒異端



行於上則民有受其禍者蓋不啻如洪水虎豹之酷也安得而不攻之乎在孔子時雖有異端其出甚小易以制也孔子既沒諸弟子各以所學行於列國至於獨傳聖人之學者惟曾子一孤耳其餘不免流爲異端故莊周之學乃出於子夏一失其源爲害不細也然百世之後欲窺聖學者則奈何曰請以中庸大學爲師而以語孟証其所得倘有得於言語之外則六經之理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可

默而識矣

愚按此所謂異端凡指異於聖道者皆是也題以攻異端名而有行於下者不必攻行於上者在必攻何也蓋在下世無聖師如孔子者各以所見相傳授異端之起勢所必至付之無可奈何雖攻不能去之也在上世無堯舜禹湯文武者則國異政家殊俗而貽患甚矣又不得不攻之也末乃嘆世無聖師聖王則當讀孔子之書識堯

舜禹湯文武之心術而異端亦不能惑之  
是亦不攻之攻也此篇之意反覆言聖人  
在上異端不攻自破亦歐陽公本論之意  
而陰寓夫世教不興之慨編之於此又使  
學者知異端不止於釋老而用力之不偏  
可也

### 去異端

揚誠齋曰君子之去異端非異端之不去之  
可憂而異端既去之足慮異端之不去蓋有

能去之者矣去之矣其患有大於未去之時  
何者有以去之無以處之也如去盜焉方盜  
之作也紛紛擾擾若無支持之為者於是深  
計以圖之盡力以角之圖之而中角之而勝  
其遂無盜矣乎曰未也盜之未敗而降也有  
不可以不受者矣及其敗也有不可以盡殺  
者矣不受其降不寬其殺不可也蓋聚奸宄  
之民而驟散之散之而無以處之則其復為  
盜也又有甚焉者矣天下之入於佛老豈皆

好其清淨寂滅之道者哉有好焉者有畏焉者有利焉者士之爲高則妄意以爲此可以悟性命而超死生也則之焉者此好之者也士民之倖於福田利益之誘而慄於死生報應之誑者則亦之焉此畏之者也愚夫細民之惰者無能者廢疾者鰥寡孤獨者進而窺二氏則見其不業而食不飭而居反而顧其身則茫乎無依於是亦之焉此利焉者也韓子也固憂夫好焉者而不可奪畏焉者之不

可怯也而利焉者之無以處尤韓子之所大憂也何者好焉者可以理遷舉先王之道而力明之以實夫位之虛閉其入而開其歸韓子則有原道之書畏焉者可以事曉善而祥不善而殃此天下聞見之事也烏有福田利益之妄旦而夕生而死此天下不足恠之事也烏有死生之怖韓子則有與孟簡氏之書弔武侍御氏之書使韓子之言行則奪以祛何難若夫民之利焉者一旦驅而散之其徒

之爲萬者不知其幾也散而無以處也歸而無以成者廢疾者坐而死鰥寡孤獨者坐而死情者無能者肯坐而死哉坐而死者奚罪焉君子何忍置之於心也其不肯坐而死者不去以爲盜決而爲人亂者無之去異端所以仁也而無罪者得死所以爲治也而反得亂是不如不去之安也是故韓子旣思所以去又思所以處韓子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所以去也又曰鰥寡孤

獨廢疾者有養也所以處也文王之治岐也必先夫民之窮而無告者此非惟旣其仁也亦防其民之利於爲異也三代之時異端之不興豈恃一道德而同風俗之力歟亦其所以處民者盡爾韓子之意真先王之意也然則韓子曷爲言之而不行曰韓子能行而不得行者罪耶得行而不行者罪耶

愚按此篇本韓子原道之意而立論謂去異端易處異端難有以去之無以處之未

免激去者群聚為盜之變故既思所以去  
之如韓子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  
先王之道以道之也又思所以處之如韓  
子所謂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識遠慮  
深不得已而復言也考之釋老耗財害俗  
其來尚矣去之如元魏間盡誅沙門毀諸  
經像靡有孑遺唐武宗朝毀天下寺四千  
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是  
皆能去之也以天子赫怒今行禁止雖庸

君亦能之矣至於去之而思所以處之者  
非如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君不能也今  
聖天子在上惡釋老屈穴蟠據天下豢養不  
耕不業之後耗財壞俗莫此為甚下歸併  
之嚴令責憲臣之用  
命而天下士民胥慶吾道大興異端盡掃  
去之而有以處之如韓揚二子之識慮俾  
韓揚二子之忠誠不伸於唐宋而大伸於  
今日千載奇逢可以觀世道復古之不偶焉

闡老氏

真西山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據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一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爲天下根繇繇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爲方士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

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虛空爲妙用蒙莊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語于世而清談者倣自其近理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養生之說

則神僊方藥之所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  
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藉而甚。清  
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斷  
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  
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  
之道。爲無弊哉。或曰。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  
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  
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  
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

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乎。曰。非也。清  
淨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  
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則其  
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  
而已。而所以黜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  
之罪。儒術何與焉。

愚按理者。大中至正。無過不及之名也。吾  
儒之學。萬世無弊者。由此理也。老氏之學。  
萬世流弊者。外此理也。豈理之在吾儒老

氏者有殊耶。蓋本源一差，其流頓殊。其勢則然，況以一偏一曲之學，僅能近理，似是非而易以惑人者，故後世神仙刑名清談之弊效，尤紛出有不可勝言者。近理之言，備之矣。學者務窮理之學，而審所尚焉，可也。

### 闢服食說

韓文公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

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自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孟簡、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數十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



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  
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  
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  
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  
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  
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  
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  
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誠者  
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也五穀

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  
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  
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  
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  
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恠臨死乃悔後  
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  
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  
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愚按服食之事先儒闢之者眾矣但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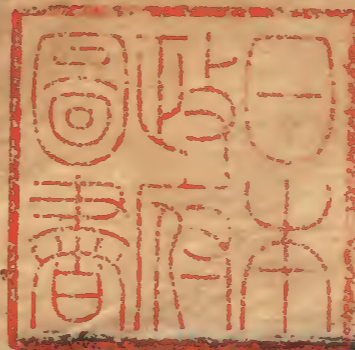
以文書辯之以事理人視之空言或未能  
破其惑也而此篇直取其目見親與之游  
而以藥敗者爲言似能取信於人而知戒  
也然後世往往以藥敗者未必盡愚也故  
旣云斬不死乃得速死又云不信常道而  
務鬼恠亦未必不終死於愚也故末則重  
言可哀也已終之哀其死於愚蓋甚其辭  
以哀之之也嗚呼使後之人不監前人之  
禍而復使後之人哀之也亦宜焉

無仙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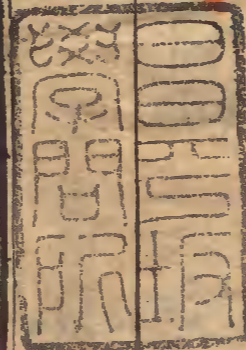
歐陽文忠公曰自古有道無仙後世之人知  
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  
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理也生而必死亦自  
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  
賊天閻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  
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  
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  
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不及三

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  
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  
力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終其天年則二  
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  
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  
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  
此外物不足恃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慾  
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  
本於貪生而至於生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

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  
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  
下妄意而貪生又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  
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恠  
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  
愚按六經無仙字而仙之名皆祖黃帝老  
子如後世醫家之宗神農非其真也至秦  
猶以博士領其方而號其人爲列仙之儒  
明猶有所本惟見於離騷者蓋不過屈子



不見答於其君而寓言之爾至漢劉向取  
 古之隱者務先彭祖老聃楚狂接輿之屬  
 亦皆論以列仙豈古之仙者不欲自異特  
 欲以出處之迹衆所知者傳於世耶後世  
 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以誑人甚可恠也  
 已嗚呼在天無仙之理在人無仙之跡在  
 藥無仙之效末叔無仙之說豈非萬世破  
 愚之斷案也哉



異端辯正卷之中

己未年秋十月五日見

